雲溪居士集

四

挽饒法主

緇服薰修九十春法筵長為指通津經窻未冷銅爐火
已作他方應化身

方城道中值雨

重雲三日鎖前山麥壠泥塗尚未乾行路春光已㧞弃
任從風雨作輕寒

和叔凭惜春

無計可能留永日有情何用惜芳春明年還似今年好

不是空聞舊史傳
親屈朱轓接晤言不斷長吉賦華軒羽毛果是沖天物
願借扶揺上九門
苦竹城
一葉扁舟激浪花當時兒女亦驚嗟歸來苦竹城池就
始覺忘家是保家
歴陽試院聞角
英雄顛沛亦風流長嘯寒生畫角愁今日江城朝暮引

空教鷗鷺起沙頭

試院初聞蟋蟀

窗前落盡梧桐葉牀下新聞蟋蟀聲瘦骨不禁秋氣重夜深虛幌夢魂清

過永城寄知縣陳宣德同年三絕句

惜別欣逢一紀餘世途惟我最差池當時俠少無年少今日青絲有白絲

昔年同看杏園春十載徒勞走路塵試問風前攏板女

何如月下倚樓人

楡葉晚風愁去日桃花春水喜歸時雙鳧猶在隋堤柳

准擬同看兩岸絲

海門道中望熟山寄知縣朱宣德

一抹青山倚碧虚遥知山下是仙居東風桃葉堪乗興

不畏長江畏簡書

葉縣

雙鳧歸去玉京遊塵滿東風暗驛樓唯有汝墳東逝水

日落星河已湛然

會稽覽古詩 按鎮有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永
樂大典未經收入今從厲鶚宋詩
紀事中録出僅存九篇鶚乃抄諸會稽志者
每題下各系本事考寶慶會稽續志稱鎮會
稽覽古詩百餘篇歷按史策旁考傳記以及
稗官瑣語咸見採摭是鎮作詩時亦必自有
解題然於雙筍石題下乃載及高宗末年及
孝宗末年事鎮於元豐二年登時彥榜進士
其上章待制書有云叨竊名第二十八歲矣
上豐祭酒亦云然以年考之鎮生當在仁宗
皇祐三年歷高宗之末年當百十四歲孝宗
之末年則百四十三歲鎮即獲壽考亦焉能
及覩隆興以後事況鎮子初成於紹興十三
年以鎮遺集乞序於樓炤則在高宗中鎮死

秦人兩世盡東游輦路曾臨到上頭䁥在眼前終不見
不知登望竟何求

樵風涇

鄭巨君弘采薪若耶山中得仙人遺箭歸
之而獲便風之報千載之下朝暮不渝

碧山重叠水溶溶南北朝來旦暮風巖壑會稽眞勝絶
樵蘇猶是漢三公

城山

其山中卑四髙宛然城堞吴伐越次查浦

勾踐保此拒吴又名越王城有佛眼泉洗

馬池泉中産嘉魚越拒吴時吴意越之乏

水以鹽魚為饋越取雙魚答之遂解圍去

兵家制勝舊多門贈答雍容亦解紛綬報一雙文錦鯉

坐歸十萬水犀軍

雙筍石

在上虞縣釣臺山髙百餘丈若人晃而對

春草茸茸澗水清路人猶記昔時名金羈縱後雙蹄逸
想見風前蹀躞聲

虞國墅

在餘姚羅壁山襟帶溪山大勢具體金谷
郗太宰徧遊諸境棲情于此每至良辰攜
子遊憩後以司空臨郡遂卜居之

山列翠屏圍碧落水流鳴管繞平田郗家池館蘿蕪後
金谷形容自渺一作兒然

燕竹

越人以其燕來時出筍因以為名

竹箭黃芽欲老時杏梁日煖燕初歸他林未聳千竿翠此地先抽一握肥

孟橋

橋南漢孟嘗宅也

溪上還珠太守家小橋斜跨碧流沙清風不共門牆改長與寒泉起浪花

附五言絕句一首

聞酒香戲作

下蚓盈泉腹高蟬溢露腸如何不能飲空羨甕頭香

友矣志之所趣則悖其變事之所行則失其宜是亦跦妄之人已又何足尚哉故論古之人者如此葢古之有道之士志不慮適事無苟為心之所之必有以振一世之弊行之所從必有以致一世之利昔者舜積盛德禹成大功聖神相因雍容揖遜而在上者以征誅應順為懋德巢許不屈伯成退耕隨光之流深潛遠引在下者以高蹈不返為洪義虐政如虎生民塗炭莫肯顧恤故伊尹起而任天下之重説湯以伐夏救民武王援成湯

之義以拯世太公申伊尹之志以濟物天下之士知進而不知退故伯夷起而殉潔清之節采薇首陽之下至死而不顧夷齊之風既振靜退之俗浸長碩大寬博之人溫純如玉之士考槃在澗策駒空谷者多矣故柳下惠起而尚聖人之和直道事君三黜不去潔身亂倫者既失君子之通義隘與不恭者又非其人之全德故孔子起而以時制行苟合於義無所不可苟非其義無所可也然轍環天下歷聘列國危行言遜畏敬大人後世邦

君莫知尊德樂道魯繆友士齊宣召賢恃富倚爵驕輕仁義者比比皆是故孟子起而以道為任危言辨說藐視巍巍上稽唐虞下斥楊墨此皆適時之變而得其宜者也故其志可尊其事可述其言可傳於後世士無振弊之志興利之事而馳騖英華捃摭枝葉為無用之空言難以言智矣鎮退不敢安飽食之佚受無文之恥進不敢忘文采之美為無用之辭乃著論以述素志而商畧行事庶明心有所用言不苟為或有裨於世道之萬

末易知也其次曰論知人帝王之功起於一相其次曰論相四海之治本于郡縣其次曰論守令去風俗之蠧弊草羣心之邪僻則美意無異而良法有行志公殉私依違承和理性異道時命邪説皆蠧獘之甚者也其次曰論蠧弊事有緩急序有先後不可昧也其次曰論事仁義王道之本也法令政事之末也末不可以勝本久矣其次曰論本末代天理物緝熙庶事莫尚于建官其次曰論官分曹設官職用斯異人材無備各有所宜不

其流甚大不可不慎其次曰論法禁民之力役休戚所繫法有利害宜詳求而損益之其次曰論役法食貨財用王道之本世變不通經理斯異其次曰論財用兵以遏亂亦以起亂制置蓄養其術宜慎其次曰論兵夷狄異心聖人不保其信義疆埸無虞則中夏靖謐其次曰論邊事懷柔以德震强以威文武交暢外患斯弭其次曰論禦戎帝王之職必疆理天下而奉禹功始勤終逸文武所以定大勲也其次曰論事業利害不明言則踈

妄跡妄之言不足以經世士之所不可為君子所不可用者也其終曰論言物變無窮識思有際弊事遺利敢謂盡于此哉亦識夫聞見之所知志意之所及爾古之人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論而不議經世之事議而不辯茲論也亦經世之事也然位卑官微職司非已安敢竊預其議哉析是非之理以論之而已析之精微議亦斯在

道論

人主不能成王道不足以紹周後德愧二帝法慙文武不足以成王道成王道者有六易曰仁曰材曰志曰識曰勤曰粹六者成王道之易者也六易不明則有六難曰薄曰弱曰卑曰蔽曰怠曰駁六者成王道之難者也仁以存厚厚以博愛愛以恤民有恤民之心然後有致道之質材以達心心以趨善善以成德有成德之資然後有濟道之具志以立誠誠以致遠遠以圖大有圖大之謀然後有向道之慮識以通理理以辨物物以知方

四百年間謳吟稱漢可謂有其仁矣中宗賞罰必信循
名責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武昭之後徵而復隆可謂
有其材矣世宗表章六經欽崇道術興學養士設科選
賢改正朔定歷數講修禮物百度咸舉號令文章煥焉
可述可謂有其志而勤於從事矣使太宗抗高明之志
臨功名而有勇孝武守絕世之業見侈大而不惑孝宣
帝達覇王之政脫習俗而無蔽則二帝之絕德文武之
典章盡在是矣惜乎卑以自棄雜而敗猷蔽于因循莫

亂矣湯武革之及身而治成康之世戸口蕃衍人民忠
厚至于四十餘年天下無一人之獄昔者秦人虐用其
民壯者殲于征役老弱轉於溝壑疾耕力織不足以供
賦道之以刑名刼之以功利天下之人不聞德義之教
至于父借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民物耗
竭風俗薄惡未有甚於此時也劉氏草之與民休息十
有餘年天下阜安文景之時衣食給足興廉舉孝斷獄
數百幾致刑措隋煬帝外事夷虜内縱侈心窮生齒之

庶者耗矣富者貧矣淳厚者變而為彫薄矣循良者化而為強暴矣雖有成康之緒業將不足以久其治安況其次者哉周穆王繼成康之後至乎末年耄荒姦宄不勝而訓夏贖刑周之頌聲於是熄矣漢武帝乘文景之資內外興事費用百出其後戶口減半盜賊蜂起幾至於亂唐高宗纘貞觀之業永徽之後浸微浸昏終以陵遲此皆前世已然之效後來之商監也

治論中

閭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朝廷之上君君臣臣尊卑有倫
智愚賢不肖各當其分為善者必見録為惡者必有誅
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智不詐愚勇不欺怯人有禮節之
文知榮辱之所在輕率仁義重于有司盜賊不興禍亂
不作刑罰措而弗用夷狄之人畏威懐德慕義來享邊
境無虞兵革不試斯可以播之歌頌薦之郊廟為至治
之世矣二帝之隆三王之盛如斯而已耳豈必井牧其
田野什伍其人民封建萬國肉刑三千然後為帝王之

事哉昔者三皇以道莅天下其法甚略其事甚簡而世不亂五帝以德其法加詳矣事加多矣而物亦理三王以功或損或益事為之制物為之防威儀節奏曲盡其文而人不厭適時之宜而簡者無不足詳者無有餘也蓋為商周之文於伏犧神農之時則贅矣用三皇之法於湯武周公之世則脫矣皇王之迹如圓方氷炭不可以相通而為用然後世言治者必以為稱首不敢有優劣異辭知其事雖殊而功相似也帝皇之事異于成周

唐文皇睿中智之君非有上聖之才甚盛之德志慮卑
淺未能盡美嗜好偏倚不必無過天下之勢初成苟安
德業久大宏謨偉烈擬跡治古容有所憾通達政體明
於世務略小效而圖大功者所宜激切而糾繩之也三
代之盛帝王之純德畢具於是矣然而良臣哲輔未甞無
指擿之事正救之言者何哉周武以聖德而受天命成
大勳而濟王業太保有旅獒之戒武丁振衰替之緒朝
諸侯而有天下祖己作豊昵之訓成湯因次國之地一

征而得九有仲虺陳自滿之誥大禹建平成之功天人並與而當歷數伯益贊至誠之感有虞氏起側陋之地以盛德而踐帝位功業善美至於百獸率舞鳳凰來儀而臯陶詠叢脞之歌蓋治者物得其平事得其理小大終始曲折纖悉無所不治之謂也一民之不善一事之不序一物之失所一日之乖戾皆不可以為治惡一事之不序故武王之受獒在所戒武丁之豐昵在所訓大禹之至誠在所贊懼一日之乖理故成湯之自滿在所

者異此可不念哉夫孝文世宗宣帝明皇漢唐之賢君近世甚好治之主也然而孝文自卑無髙志也宣帝雜霸無遠術也世宗侈大無慎事也明皇亂終無誠心也此四者皆有過人之聰明不世之大略小者蔽於苟簡甚者幾於喪亂何也則亦不知治之說也使四君者知治之說帝王之功成矣

國勢論

世或謂周以封建而天下强其弊也淩奪秦以郡縣而

郡國輕重相若不足以維持然而兩漢用之四百餘年天下安寧不見土崩之弊秦人所以二世而亡者頻征遠戍厚賦重役人不見德而爲繁苛慘切之痛以失天下之心也由始皇二世之道而爲政雖建萬國親諸侯殆無救於亂亡若曰郡縣之勢必至於孤弱而土崩文景武宣世祖明章之時將不能康民阜物講道息刑比隆成周之盛矣由是言之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以底平治而保無患天下無道封建則陵奪郡邑則土崩

制國之勢果在建侯乎在郡縣乎人主務隆道而已主道世隆則天下世世治俯而師二漢文景明章之主也仰而遵商周湯武成康之君也尚何土崩陵奪之有哉禹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二世至太康而失其國成湯之法非不善也傳之五世至小甲而商道衰文武之法非不善也傳之四世至昭王而王室弱西漢之法不美于三代也傳之七世至宣帝而愈盛東漢之法不劣於西京也傳之四世至和帝而微唐之法亦二漢之比也至中

宗而喪其寶聖賢不世主道弗隆則禹湯文武之法不過一再傳而衰中智之君繼世有為振隆主道則高祖孝文之法行六七世而愈盛盖安其位而忘危者天下雖甚安而危常及之保其存而忘亡者天下雖甚固而亡常及之有其治而忘亂者天下雖甚治而亂常及之夏商之君保有成業而不知懼輕為逸豫而重為興造輕為逸豫則多過失重為興造則鮮功德夫功德不見而過失日加危亂喪亡之所由至也西漢之主不忘危

亂而自知勉輕為興造則重為逸豫輕為興造則有功
德重為逸豫則無過失過失不作而功德日增治安存
固之所由至也國家藝祖以成湯之勇智周武之聖德
受天休命戡定大業身及太平綱紀法度經置施設之
方所以垂裕詒謀者固已跨絕漢唐簡雜之術兼該四
代久大之美矣太宗平晉征燕王業大定敦崇文教光
濟丕烈真宗總文武之兩端合威德以並用震疊殊俗
協和中夏禮樂既備然後告成岱宗祈穀后土垂拱乎